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 第十五回 朱笏山英雄設計 沂州府惡少亡身

話說眾頭領各自取道遁奔，忽見路傍閃出一人，拜倒魯智深、武松面前，口稱小人劉通，迎接梁山泊眾位頭領。眾人見他來得突兀，齊問：「你來迎接我們，不知甚事！」那人道：「小人要請眾位到敝寨去，有言奉告。」武松道：「什麼話！便請說來，何必費事。」那人道：「不是小人敢來胡纏，實因一言難盡，務請眾位賞臉，去敝寨裡稍歇，待小人詳細告稟。」武松見他狀貌謙恭，言語和善，諒來無甚歹意，便道：「如此，你且起來，俺們便去。」那人大喜，就爬起身來在前引道，迤邐而行，約莫十里路程，來到一個山寨，數十名嘍囉迎至面前，齊聲高叫：「大王，你真個迎得梁山泊頭領來也。」那人吩咐本寨嘍囉，陪待梁山泊眾弟兄在外飲酒，卻引六員頭領，直至正中堂上拜茶，一一問過姓名，重行剪拂了。那人說道：「告眾位頭領，小人劉通，河北人氏，綽號飛毛腿，只因在鄉打死人命，逃亡出外，流浪到此落草，一向無事。不料那邊截雲嶺上，新近忽來兩個和尚，自稱是梁山泊好漢，嘯聚到一千餘人，聲勢浩大，聞得俺佔據此山，特命人來說俺入夥，彼此結盟並合。小人為的他們姦淫劫殺，無惡不作，乾的勾當太壞，不願附和，一口氣回絕了。哪知觸怒兩個和尚，特地趕來火併，爭鬥了幾場，俺因獨力難支，打他們不過，只得暫時屈服，這山寨歸入截雲嶺管轄。前日忽有幾個嘍囉到此，告說這廝因冒犯梁山泊頭領，殺到大隊人馬，與兩位大王火併，教俺迅速前去幫助。俺聽得梁山泊人馬來到，心中好不歡喜，口裡雖答應著，卻有意延遲，不去救應。不想次日有許多嘍囉逃到此間，得知這廝已被眾頭領翦滅，放火燒了寨柵，皇天有眼，惡貫滿盈，暢快之極！實告眾位，小人雖然在此落草，卻定下三條禁例：『一不許打劫孤單客商，二不許姦淫婦女，三不許擄掠附近村坊。違犯者立加重懲。』小人素聞梁山泊替天行道，早就有心歸附，只緣無門可入。前日趕到截雲嶺時，眾位已都動身他往，自歎緣慳。後來打聽得大隊尚未回山，俺又單身追蹤而至，等候在要路上首，天幸相見，如蒙不棄，願去大寨裡入夥，便充當一名小卒，也自甘心。」武松道：「你既如此誠意，俺們就行收錄，准帶你回梁山泊去。」劉通好不歡喜，再三稱謝，擺下豐盛酒食，請眾頭領開懷暢飲，權當接風。酒次，武松等問起山寨實情。劉通答道：「這裡共有三五百名嘍囉，糧早尚足。此山名叫朱笏山，距沂州約有五十里遠近，是獅頭峰的傍支山脈，因最高的幾個峰頂矗立如笏，石色赭紅，便叫作朱笏山。山中景致很好，眾位有興，俺便將引去山前山後觀賞一回。」魯智深叫道：「沒你娘鳥興，灑家要緊吃酒。」引得眾人都好笑。再添酒菜，重整杯盤，大家正吃得有味時，只見一個嘍囉上來報導：「啟稟大王，孫頭目下山巡哨，大路上拿得兩個倔強牛子，聽候發落。」劉通喝聲：「抓來見我！」片刻之間，那頭目早把兩人押到，上前告道：「俺方才下山巡哨，大路上兩騎飛馬馳前來，並不揚聲叫喊，亂沖亂撞。俺說得幾句，他們不服，就把馬匹勒住，開口罵人，動手作勢，自稱是州裡的差官。俺當時火發，呼喚伏路弟兄，就將他們拿了。這廝平日，多管要仗了官府勢頭欺人，見今拿住，不可輕輕饒恕。」兩人沒曾留神，撞到的卻是強盜，早已嚇得發抖，此刻聽得這話，骨頭也酥了。連忙哀告道：「大王在上，我們為的一件緊急公事，奉著上命，從沂州趕東京去，路上性急了，出言將人沖撞，實不敢仗勢欺人，求大王寬宥！」武松聽說，心中一動；魯智深也跳起來。武松插口問道：「你這兩個鳥人，急忙趕奔東京，端的為甚公事？好好從實說來，說得明白時，俺來做主，將你們釋放。」那兩個道：「大王容告，小人是沂州府裡的差官，都因本州太守有一親戚，是高太尉的兒子高衙內，前日從東京到來探親，玩了幾時，忽地害起重病來，許多醫人都醫不好。太守急了，飛報進京，高太尉好不憂急；便請東京一位姓戴的神醫，趕奔來沂州救治。太守得著回報，日日盼望，不見來到，焦灼萬分，怕遲到了壞事，因而又命我們飛馬迎候，我們貪圖趕路，不合冒犯大王部下，只求饒恕！」武松道：「既恁地說，你們去罷。」便教小嘍囉將二人鬆綁，給還馬匹，釋放下山，二人叩謝自去。魯智深大笑道：「不信世間有此巧事，想是這廝該絕命了，俺們就此殺奔沂州而去。」武松、雷橫、史進齊說：「好極，事不宜遲，趕快動身。」只見燕青輕輕搖手道：「且住，俺有一計在此，若行得時，勝過數千軍馬，不知眾位意下如何？」眾人便問何計？燕青疊起兩個指頭，說道：「只須如此如此，高衙內穩可唾手而得。」朱全道：「方才聽了兩個差官說話，俺以為有機可乘，正在自肚裡打點，不想小乙哥玲瓏心竅，早已定下妙計。」吃罷酒食，梁山人馬和六員頭領，便留頓在山。燕青教劉通派出一十二名精細嘍囉，每日下山分頭哨探，如有動靜，火速報來。那日辰牌時分，一個嘍囉奔來報導：「適才下山哨探，望得上京的大道上首，兩騎快馬絕塵而馳，趕奔向沂州方面而去。」眾頭領得報，連忙各自紮束，帶領嘍囉奔下山岡，只見哨探的又報導：「大道上又有一簇車輛人馬，約莫三五十人，遠遠地趕奔前來。」燕青叫聲：「僥倖！」便教魯智深、武松各引一百嘍囉，分做兩起，取問道兜抄過去攔截。魯智深、武松好不有興，引嘍囉行走如飛，待趕近時，就左右分開，發一聲喊，兩面合逼向前，把這夥車輛人馬盡行圍住，一個沒曾走脫。當下大家動手，將這乾人全數拿了，連同車輛，馬匹，押著徑回山寨，眾人不知頭腦，嚇得縮做一團，只喊饒命。此刻劉通和燕青等都在堂上，堂皇高坐，喝把這乾人推到當面。先行點檢一下，人數多少？但見虞候、差撥、軍士、隨從和車馬夫役，共有三十七人。燕青下來細看一過，其中一人儒士打扮，五十以外年紀，三絳清鬚，慈眉善目，相貌不俗。燕青便指定那人問道：「你不是姓戴的醫人，到沂州去替高衙內治病？」那人只是發抖，半晌，才迸出話來道：「正是的，我是東京醫人戴修明，此番奉高太尉鈞命而行，這些虞候軍士們等，都是太尉遣發，護送小人的，我自身只有兩名從人，並無財物，伏望好漢饒命！」燕青教他起來，且在傍邊坐下了。說道：「先生休得驚嚇，俺們因有一件勾當，要暫行借重你來，決不傷你性命。」戴修明敢說什麼，自兀坐在傍，一言不發。忽見座上五六人都推開桌子，離了座位，把那虞候等看一看，喝聲動手，立刻上來幾十個嘍囉，將三十六人身上一齊剝得精光，換上別的衣服，擁到後面去了。戴修明更目瞪口呆，軟倒在座，動彈不得。燕青見剝得三十六套衣服，就選三十二名嘍囉，教他們一個個穿著起來。剩下四套，兩套是虞候的，兩套是從人的。燕青便和朱全、雷橫、史進各自打扮，把這四套衣服穿著上身，朱全、雷橫充做虞候，燕青和史進充做從人，仍攜著應用物件，背上藥箱，四人對看也笑了。燕青便對戴修明說道：「先生走罷，此去沂州仔細一點，出言尤須謹慎，若有長短時，你可自顧性命，休問人家甚事。」戴修明啞啞連聲，立起身來，三十六人擁著他就走。下得山寨，只見車輛，馬匹都已齊備，燕青囑咐過魯智深、武松，就請戴修明重行上車，喝聲：「趕路。」車輛人馬一齊發動，直望沂州進發，不在話下。且說沂州太守高衙內，正自望眼將穿，心焦欲死，兩個差官忽然回來，報說神醫不久便到，太守大喜，重賞二人，一面派人出城迎接，守候了大半天，神醫車馬才到，連忙迎接進城，直至州衙前，眾人紛紛下車下馬，把戴修明擁在中間。太守衣冠而出，恭迎大夫，燕青、史進、朱全、雷橫四人隨定大夫，不離左右。進入衙內，太守吩咐，京中諸人遠來辛苦，不必再行隨護，在外賞與酒食，給發銀兩，好生休歇。這裡客廳上，太守與大夫寒暄既畢，用過茶點，太守起身說：「高衙內病重如山，先請大夫診視一遍，再行治酒洗塵。」本來這高衙內綽號花花太歲，平生最喜在酒色上用功夫，因沉湎之故，患成癆疾，病根早經種下，去年在東京生過一場大病，九死一生，多虧戴修明替他治好，活了性命。此番來到沂州，本性不改，終日出外冶游，卻又看了一個女娘，神魂顛倒。高衙內因要討他歡喜，用盡心思手腳，弄這女娘來奉送與他，衙內如魚得水，朝朝取樂，夜夜風流，樂得過度，不想又害成一場重病。

且說當前，太守走出客廳，在前引道，直入內衙來，燕青等四人緊緊隨定，眼角留神，偷看出路。走到一重門首，進去便是內衙了，太守招呼一聲，引領戴修明緩步而入。四人跟著上前，只見門傍閃出一人，喝聲：「住步，這裡是太守內衙，豈容亂闖。」燕青神色自若，指一下背負的藥箱，叫聲：「上下，俺是戴大夫貼身侍從，東京跟隨到此，掌管這個藥箱兒，少頃大夫診過衙內病症便要用藥，如何不放進內。」那人道：「恁地，你便進去。」燕青、史進二人入門，朱全、雷橫舉步跟上來，那人瞅了一眼，婉言說道：「衙內病重，只怕人多了煩膩，二位就請這裡坐地罷。」朱全見有點不尷尬，頓生一計，起兩個指頭，對準那人喝道：「俺們正因衙內病重，奉了太尉鈞旨，特地趕來探望吉凶，立待回京覆命，你敢攔阻？」雷橫也叫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人家眼睛裡也不曾看見，俺們在京侍奉太尉，如何威嚴的大都堂，殿帥府，樞密院，盡由得俺們出入，何況你這小小州衙，延攔了太尉鈞命，

你須擔當得！」那人嚇得汗流脊背，連忙閃到門傍，堆下笑臉陪話道：「小人不敢。二位既奉太尉鈞旨，快請進去。」朱仝、雷橫全不睬，只鼻子裡哼得一聲，昂頭直入。

穿過數重房屋，早到高衙內臥病所在，但見是一所廳事，地方十分寬敞，陳設精雅，廳右一帶房舍，朱漆明亮，金碧輝煌，欄杆外各種奇葩異卉，紅紫爭妍，兀是可玩。許多丫鬟小廝，在那裡往來進出，看似異常忙碌。太守引領到房舍前，便教四人在外坐地，待大夫診脈完畢，再行傳喚。四人只好聲喏坐下，太守卻引大夫進入上房，沒多片刻，只見走出兩個虞候，把朱仝、雷橫一番打量，就來招呼。這兩人一個名叫王彬，一個喚做李彥，是高衙內的心腹，時常相隨，不離左右，衙內寵用他們，比從前的陸謙更勝數倍。今日在上房侍候衙內，聽說東京有人到此，不知是誰，出外來看，卻是兩個面生人，二人暗自詫異。王彬便問雷橫道：「大哥尊姓何名？」雷橫應道：「俺自姓雷。」朱仝連忙接口道：「他姓雷名仝，俺叫宋旺，不敢拜問二位高姓？大名？」王彬、李彥各自說了。李彥道：「俺們在東京時，卻不曾見過，二位大哥端的面生。」朱仝道：「你們公幹忙碌，哪有閒功夫廝見。」王彬道：「太尉命二位到此，如何說話？」朱仝道：「太尉只教探明病勢吉凶，先行趕速回京覆命。」王彬道：「太尉家事，往日只差老潘升和富六，此番如何不遣他們，卻命二位到此？」朱仝略為一頓，轉口應道：「富六公幹出外，老潘升正在害病，不能趕路。」李彥道：「前日京中人來，卻沒有說老潘升害病。」朱仝道：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誰能常保無事。」二人盤問不絕，朱仝答得口乾舌疲，燕青在傍乾急，只怕露出破綻，壞了大事。燕青正急，只見史進跳起來，拍著藥箱叫道：「甚時候了，還不下手。」王彬急問：「幹什麼？」被雷橫突出腰刀，攔頭一下，剝倒在地。李彥叫聲：「阿也。」起身只跨得兩步，朱仝突飛一脚，將他踢倒，掣出腰刀只一刀，人頭滾落，鮮血直噴。燕青、史進立將藥箱打開，各捻短刀在手，那些男女們齊聲驚叫：「強盜來殺人也！」倉皇奔走逃命。燕青手執短刀，直奔上房，逢人便殺。太守一看不好，慌忙跳窗而逃。戴修明嚇得魂不附體，跌倒一邊。燕青不顧，撲到床前看時，病人僵臥在床。枯癯如蠟，氣息奄奄，燕青自念：「這廝去死不遠，便拿個首級回去罷。」只一刀，割下頭來，翻身奔出上房，只見朱仝挾著一人，卻是太守。朱仝告道：「這廝好狡猾，窗子裡跳出來想走，吃俺一把拿了。」燕青將首級掛在腰間，喚住雷橫、史進道：「這班男女殺他無益，我們大事已了，還是快走！」說罷，當先引路，雷橫、史進在後，朱仝扶著太守，一手執刀，夾在中間走。四條大蟲從內衙直殺出來，只聽得外面一片聲喧，許多人各仗長刀短棍，搶將入來，高叫：「賊人休得逞強，你們賊黨都吃拿下了，會事的快快束手受縛。」原來四人在內動手時分，有幾個乖覺的，捨命奔出，四處報警，合城文武頃刻得知，兵馬總管薛天興連忙發兵遣將，教速捕拿賊人，救護太守。一面傳令緊閉四門，莫放強人逃走，務須一網打盡。那三十二個嘍囉，吃過賞賜酒食，正在衙前閒散取樂，忽聞內衙有變，三十二人便各取器械，呼噪接應。正待殺入州衙，本州軍兵早已趕至，三十二人怎生敵得，當場全數被捕，不曾走得一個。

只說四員頭領，當下見官兵前來圍捕，哪敢怠慢，舞動四把鋼刀，如毒龍惡虎一般，亂砍亂殺，碰著的傷，當著者死，眾軍士紛紛倒退，四人乘勢殺出州衙，奪路而走。此刻合城大亂，到處都是軍馬，四人東奔西突，殺一陣，趕一回，好不費力。燕青叫道：「今日若沖不出這座城，便是死路，趕快殺出城去。」燕青為人最精細，方才進城時候，早把出入途徑看清，此時在前引路，毫不迷惑。一路且奔且殺，齊聲叫喊：「梁山泊好漢大夥在此，讓道者生，擋路者死。」那些兵弁將校，始初卻也奮勇，各思拿賊邀功；待一聽得梁山泊三字，就都懷著幾分畏懼，不敢認真捕拿。四人如入無人之境，盡自取路疾走，早來到城門跟前，只見城關緊閉，一員將官率兵守把，此人便是本州兵馬都監韋豹。但聽他揚聲叫道：「大膽強賊，擅敢到此無法無天，即今城關緊閉，如同鳥入樊籠，休想逃走。」史進大怒，蕩開樸刀，便殺上前去搶關。